

中国作家丛书

走出伊甸园

黎筠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作家丛书

走出伊甸园

黎筠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伊甸园 / 黎筠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1

(中国作家丛书)

ISBN 7-5063-3736-3

I. 走… II. 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95061 号

走出伊甸园

作 者: 黎 筠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通感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1 / 32

字数: 308 千字

印张: 12.75

印数: 001 - 2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736-3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8)
第 三 章	(31)
第 四 章	(44)
第 五 章	(61)
第 六 章	(81)
第 七 章	(99)
第 八 章	(119)
第 九 章	(129)
第 十 章	(141)
第十一章	(156)
第十二章	(169)
第十三章	(184)
第十四章	(193)

第十五章	(210)
第十六章	(221)
第十七章	(244)
第十八章	(260)
第十九章	(276)
第二十章	(290)
第二十一章	(299)
第二十二章	(316)
第二十三章	(341)
第二十四章	(365)
第二十五章	(391)

倾听自己的声音（跋） ...	(400)
----------------	-------

第 一 章

米兰狠狠地向摊主展示一张汗津津的鸡蛋票时，整个人都累得散了架，但她竭力把那张票举得高高的，高过自己的头顶，高过所有买鸡蛋人的目光，她就那样刚硬地举着那张小得不能再小的鸡蛋票。在她的眼里，这不是一张鸡蛋票，这是一张控告书。米兰每年都从丈夫手里接过两张鸡蛋票，两张鸡蛋票的两头分别拴着两个温情的日子——八月十五和农历春节。前几年，当米兰甜甜地从丈夫手中接过鸡蛋票、油票这些福利券时，曾慷慨地盛赞丈夫的领导具有一种平民情怀。当她把这一喜悦与报社的同仁分享时，米兰的顶头上司——副刊科科长庞少云的目光直直地望着她，说：“小米，你真是越来越可爱了，当你为他们唱赞歌的时候，岂不知他们正在坐地分赃呢？如今领导们的这些善行都是含金的，全厂五千名职工，一个人回扣五元钱那就是两万五千块呀！”一个月后，米兰用油时才发现塑料油壶的下半截黑乎乎的，摇动时黏黏的，可以当作沥青去铺乡村公路，米兰一扬手把油壶甩到了垃圾桶里。

在这个夏日，米兰被周围的汗气包围着，一股股的热浪涌得

她站立不稳，但她仍面向世人，面向这个夏天，不屈不挠地高举着那个控告书。鸡蛋摊主发现了她，大声斥责：“你这人干啥，干啥？买鸡蛋排队去。”摊主嘴里发出的劣质烟的气味，不住地摩擦着干燥的空气，米兰真想一把火把这个世界点燃了，但她使劲儿压抑着自己，咽了口唾沫，才平静了许多。她说：“老板，我有票，我先买。”摊主将眼一瞪，“你有票咋了？你有票比别人多长一块肉？”这时，摊主环视一眼幸福的拥有票券的顾客说：“有票的先退一边，等人家买完了，再给你们称。”米兰的怒气腾地蹿了起来，她挤到鸡蛋箱前，说：“我们凭啥最后称？你已经收了钱，有啥理由不给我们称？”米兰的眼瞪得比摊主的眼还大。摊主一边给米兰拾着鸡蛋，一边嘟囔着，“今天算我倒霉，没碰上善茬。”

米兰掂着鸡蛋从密不透风的人堆中拱出来，摊主阴阳怪气的话从头顶飘了过来：“走好啊，这大热的天，小姐还是打的吧。”

米兰在集贸市场上徘徊着，她本想打车的，可有了摊主的这句话，米兰决定徒步往家走，米兰的倔强有时是很孩子气的。米兰一边走一边算着加减法，她的嘴一磕巴，就知道手提二十块钱的鸡蛋再花去七块钱的打的费，太不划算。于是，米兰的怒气冲冲的走，就变成了心平气和的走，变成了很有风度的走。米兰是个很注重仪表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坐着、站着、走着，都保持一种属于她的风度。米兰嚓嚓嚓的脚步声给这个木呆呆的夏天豁出一条又长又细的口子，米兰顺着这条口子继续往前走，竟走出一缕缕的凉风来。一会儿，她的双足已承受不了手中的重量，嚓嚓嚓声变成了嚓——嚓——嚓，像一个老太太在慢吞吞地画着眉毛。米兰的双足开始妥协了，米兰在这种情况下，有足够的理由站在一个公交车牌下。她把这件事做得很合乎中道，她不想顺了

鸡蛋摊主的意去打的，又不愿使唤奴仆似的继续去使唤自己的一双七寸金莲。车牌下，有一堆的人在等车，但所去的方向却相差在东西南北。在这个城市里，人们的衣装都很相近，皮肤也是从葱里剥出来的那种毫无光泽的苍白，体型也是肥胖俊美的那一种。但身高一米七零的米兰瘦瘦的可以做模特，古铜色的皮肤使她看起来很康健、很坚实，杵在人堆里很醒目。

米兰终于踏上了一辆贴着“月月舒”广告的公交车上，米兰心里说，我每个月都不舒服，我每天都不自在，现在的广告都如同放屁，云里雾里臭味一片。米兰的烦恼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重新被一个广告给点燃了。

公交车上，是一个小孩子给米兰让的座。如今这个社会，大人摇旗呐喊，只有小孩子才会去肩负创造文明社会的使命。米兰坐在座位上，爱抚地摸了一下小孩子的头，米兰动了感情地说：“毛头，你真像我邻居家的孩子。”“毛头”说，“阿姨，住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本来就是邻居嘛！”米兰的心强烈地动了一下。米兰再看看车上那些成人的邻居，却完全像刚出土的兵马俑，个个都板着一张老谋深算的面孔。

这条公交线路很长，几乎穿越了大半个城市。米兰是幸运的，有座可安放自己劳累的身体，中途上来的乘客一个个将手臂吊在车顶两侧的栏杆上来稳定自己，并以一种艳羡的、抑或嫉妒的目光瞟着坐在座位上的同行者。幸福是一种比较，米兰一比较就比较出自己的幸福来。可幸福也是有寿命的，米兰的幸福刚刚抽出嫩芽，就被一个孕妇据为己有。米兰有一套自己的法则，这些法则遍布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公共汽车上的法则就是只给老年人、残疾人、抱孩子的妇女、幼儿、孕妇让座，这个法则极符合在小学受的教育。米兰给孕妇让座的时候，孕妇只瞅了一眼米兰，就将肥硕的臀部装进座位里，然后一派高贵气地掏出一方粉

红的面巾纸，轻轻擦拭着额上的汗水。米兰想，孕妇一定没有把她当成邻居，而把米兰当作她的婆婆了。

米兰也成为公共汽车上手扶吊杆的一族了。“毛头”和米兰交换了一下目光，彼此吐着舌头笑了。米兰期待着有人重新给她让座，她的目光极有信心地检阅并圈定了车上的几个人，但她失望了，没有一个人给手中负重的她让座，米兰的心里有一丝悲哀，她就那么一手提鸡蛋，一手尴尬地挂在吊杆上。米兰手中的鸡蛋成了车厢里的隐患。

“你看，多危险，一不小心烂在车上，弄脏衣服，谁赔？就这还让座哩！”

孕妇也骚动起来：“你离我远点吧，别烂在地上吓着我的小宝宝，提着鸡蛋还不打个的，真是的。”米兰的泪水呼一下涌了出来，此刻的她想把鸡蛋扔出窗外，但她忍住了，她的泪水越流越长，米兰蘸着又咸又涩的泪水控告着这个可恶的夏天。

二

于光华揉着布满红丝的眼睛走出 ICU 重症监护室时，好像刑满释放的人重新看到了蓝天，突然感到了一种通体的轻松。脱掉白大褂换上舒适的夹克不仅仅是外在的更换，对于于光华来说实在是精神的解放。于光华知道他的身后一定是那双幽怨的目光，于光华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走过护士站的时候，几个上早班的护士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涂口红，有的心不在焉地摆弄着亮闪闪的指甲。于光华用微笑和她们打了招呼继续往前走，他宽松的夹克在运动中带起一股股的气流，他的鼻子经过气流的疏导已辨不清哪是早晨的气味儿，哪是消毒水的气味儿。住院部走廊很长，昏暗的走廊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歪歪斜斜躺着的人不了病房

的患者。这些患者十有八九是农村来的，他们的衣着和那些随身带来的破破烂烂的锅碗瓢勺把他们的经济状况暴露无遗。于光华每次走到他们身边时，总要放慢脚步，并把目光转向他们。于光华没有一句话，可这些病人记住了他，知道他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大夫，见到于光华的时候，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欠欠身，于光华就点点头，外科大夫于光华和陌生患者的交流悄无声息地在住院部不太清朗的走廊里进行着。

于光华是在 ICU 病房人员大换血时进入 ICU 的，在这之前于光华是普外的一名大夫，和他搭班入住 ICU 的还有一位年轻女护士。于光华进入 ICU 完全是缘于医院的那场“ICU 风波”。

于光华走出病房大楼，来到自行车棚，猛一抬头，撞见了小护士那张光洁的脸庞。小护士冲着他很含糊地笑了笑，他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也还给她一个机械的微笑，两个不太标准的微笑在空气中荡漾着。于光华和小护士走出了车棚，走到了太阳下，这时的太阳在云端里镶嵌着，有些羞羞涩涩的。就这样，ICU 的男医生和小护士一前一后地走在通往大门口的水泥路上。下班的人三三两两地从他们的身边走过，或丢下一个神秘莫测的微笑，或奉上一句半酸半甜的寒暄，在他们的眼前扬长而去。他知道：“ICU 风波”在医院生了根，在医院的医护人员心里生了根。

于光华紧握车把，一脚踏地，看着满天的云彩，犹豫了一下，依稀忘了回家的路。就在于光华看天的功夫，小护士赶了上来，于是，他和小护士一前一后的走，就成了肩并肩的走。于光华很快就把车子骑到了医院门前的大街上，一回头，小护士仍在后面缀着。

小护士说，“于大夫，我真像你的一条小尾巴，嘻嘻嘻嘻……”

小护士说，“于大夫，我能不能帮你洗洗衣服？你的衬衣领

子脏了。”

小护士说，“于大夫，我看过你的文章，你的文章更有人情味儿。”

说到自己的文章，于光华不由地将头扭了过去，等待着下面的分解。而小护士此刻却将嘴一抿，半个字也不露了。于光华叹了口气，茫无目的地看着前面行车道上奔驰的各种各样的车辆：黑色的奥迪、白色的别克、盖着公牛头像的丰田……于光华平时没坐过这些车，可他却知道它们的产地、身价与性能，他的朋友是车行的老板。他的朋友有次指着一辆辆明晃晃的新车对于光华说这辆是一个处级干部的价，这辆是一个科级干部的价，这辆最次的是一个村干部的价。他的朋友就在“处级”、“科级”和“村级”中穿行着，把自己喂得膘满肥胖的，于光华就穿过朋友厚厚的脂肪认识了大街上溜圈儿的喝着石油的“动物”们。

小护士说，“于大夫，我跟你说话呢，怎么总绷着一张脸？”

小护士说，“于大夫，你和我搭班是不是很不快活？”

小护士说，“于大夫……”

大街上吵吵闹闹的，于光华根本听不清小护士在叫嚷什么，小护士只好靠拢他的自行车，大声说道：“于大夫……”

于光华回过了头，这次总算听清楚了。于光华也嚷嚷道：“喊什么？有话上班时间再说。”

小护士将嘴一撇，“于大夫，上班时间你能听我说话嘛！”

于光华一手扶住行道树，将车子停了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你说嘛。”

小护士喘着气一句话也不说了，眼睛直直地盯着他的后背。

于光华回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小护士笑了，但很快又板起了脸问道，“于大夫，你是不是，是不是特别不喜欢到ICU？”

“你呢？”于光华激了她一下。

小护士露出了甜美的微笑，“我，我是特、特别喜欢。”

“那，”于光华蹬起车子冲向前去，“那你就在 ICU 呆一辈子吧。”

小护士也不甘示弱，小护士的话从后边硬硬地砸了过来，“如果，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陪我的话，我愿意住十辈子。”

小护士好像出了一口恶气，有些得意地笑着，她竭力地驱车往前追，十字路口的红黄绿三盏信号灯在她的眼前迷惑着，小护士再也寻不到于光华的影子了。

第 二 章

—

太阳光在婆娑的树影里摇啊摇啊，摇过窗户，摇过临窗的书桌，微弱地落在了一把棕褐色的旧藤椅上。棕褐色旧藤椅的上空一群细小的灰尘在圆柱形的光线中舞动着，这些细小的尘末儿互相碰撞着，撕扯着，飘飘忽忽以袅娜的姿态上升到肉眼捉摸不到的空间。这把旧藤椅和早晨的太阳面对面坐着，一坐就是十几年。风声雨声穿过这把藤椅，将暗淡的时光穿射得千疮百孔。历史以睿智的目光看到：风的影子留在了这里，雨的影子留在了这里。如果你相信可以听到：在季节的沟壑里，干涩的风会将这把藤椅打磨成一把乐器，这把乐器会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像一个七旬老人从胸腔里进出的一声声的咳嗽。没有日光的早晨，这把藤椅在人们的视线中就显出了图画般的模糊，模糊得整个房间都显出了倦意。

而现在，这个房间的主人坐在这把藤椅里，坐在一个阳光盎然的早晨，他的头部被阳光细心地真实地雕刻着：他坚硬的头部像一个突兀的山丘，灰白的头发在阳光和灰尘中飘逸着，而他那一双鹰一般的眼睛正柔和地望着书桌中间的一个抽屉——一个终

年挂锁的抽屉。每天早晨他都会坐在藤椅上发一阵呆，接着是那柔和地一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软弱的一望），望着望着，他就情不自禁地拉开旁边的一只抽屉，拿出放在里角的一把钥匙，然后，然后又情不自禁地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中间的那把锁。他毫不费力地就打开了，他和这个抽屉是老朋友了，他和它都闻见了对方的气息，闻着闻着就相见了。他的手在抽屉的边缘停留了一下，就触到了一个凉凉的东西——那是一张相片，是一张女人的照片。他把女人的照片拿了出来，照片上的女人这才可以放风了，照片上的女人每个早晨放一次风。照片上的女人在阳光里开心地向他笑，照片上的女人被囚禁得太久了。他把女人的照片放在阳光的射线中晃了晃，一步步挪移，挪移到老花镜下——女人近距离地对他笑着，女人的脸干净得饱满得像一块丰润的玉，女人直直地盯着他看，女人的眼睛在一点点地审视着他这张老化的脸，老化得沟沟槽槽都塞满了岁月的沧桑。女人好像在他的面前摇了摇头，女人好像要从照片中伸出一只手来，摸一摸他这张枯叶般焦黄的脸。但女人的手还没伸出来就哆哆嗦嗦地缩回了，女人怕惊动了他，女人自认为男人很多时候都是胆小如鼠的。女人低低地叹了口气，就将自己的心思定格在一张冷静的照片上。

他把照片重新放回抽屉里。有一次他的动作迟缓了一些，就被屋里的女人看见了。女人远远地望了一眼照片上的女人说她是誰？他说是大明星阮玲玉。女人就信了，女人没见过阮玲玉，可女人也信了。

咣当一声，这个时候他已经把锁落在了中间的抽屉上，棕褐色的锁和棕褐色的抽屉在早晨的阳光中返回到睡眠中。他抬起了头，一线线升起的阳光在他的鼻尖上跳动着，阳光中的尘粒粘在了他的眉毛上、发须上。他用手捶了捶自己佝偻的腰部，慢慢地从棕褐色的藤椅上站了起来，那把旧藤椅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叫

声。他站到了一排棕褐色的木质书柜前，这排书柜是由四个书柜组合的，组合得结结实实，占据了整整一面墙，明亮的房间就添进了一种泥土的颜色。走进这屋里的人就嗅到了沉闷的气息，在他看来这分明是泥土的气息。

泥土的气息在他的发间荡漾着，他从书柜的这头走到那头，陈旧的墨香透过棕褐色的缝隙漫溢出来，和他头顶的阳光绞和在一起，于是，浓郁的墨香里就揉进了太阳的味道。这时候的他感到饥饿了，棕褐色的书柜里是他灵魂的食粮，这些灵魂的食粮闭着眼睛倾听着他的腹部鼓出来的饥饿的声音，听着听着就融进了棕褐色的静寂中。

而这个时候，就在“友者自来”的庭院里，一种坚硬的物质和清晨的空气摩擦出了几个歪歪扭扭的音符，他站在楼上的书房里不用探头就知道，那是菜贩子吕小六的三轮车刹车的声音。

在乌山文学界很少有人不知道一个叫“友者自来”的庭院，庭院的主人复姓宇文，单字风，人称宇文先生，或宇文老师。在乌山文学界有一不成文的规矩，刚入道者总要带上自己的作品慕名拜访“友者自来”的主人宇文风。春暖秋凉的时候，宇文风就坐在爬满葡萄架的庭院里休息看报，兼作迎来送往的工作。宇文风四五十年代师范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上学期间就有不少诗篇见诸省内外各种报刊，在诗歌界颇有影响。宇文先生前半生的道路坎坷曲折，先遇打右派之风，当了右派，后又牵进上世纪一起中华罕见的“文化冤案”中，先后品尝了十几年的牢狱之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宇文先生舔了舔尚未结痂的伤口，被政府送到市政协休养。这些年来宇文先生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两本诗集，在二十世纪末期的诗歌界可谓枯枝吐新绿，被大家公认为文学界的一棵常青藤。在乌山，你不知道市长的名字不算无

知，但不知道宇文风的名字就被人看作没见识。“友者自来”庭院在乌山显示出了舞台的魅力，宇文先生坐在这儿，目睹了无数条匆匆忙忙的腿在这里进出，留下了拥挤拥挤、模模糊糊的影子。

“友者自来”四个褐色大字刻在庭院最显眼的地方，有呼朋引类之意，独具匠心，又符合宇文先生幽默的风格。刻字之初，老先生拈着并不丰沛的胡须，暗自得意，一张藤椅被他晃得吱吱作响。

乌山日报副刊科科长庞少云以讨教的姿势走进“友者自来”庭院，把自己出版的散文集一本本地送到庭院的主人宇文风的手里；乌山市《黑牡丹》编辑部的匡小红也在这里翘起二郎腿，和宇文先生一起谈文学、谈诗歌，也一次次地谈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匡小红在谈话中把笑声洒得一起一落的，而后，匡小红就在自己的笑声中离开了“友者自来”庭院。

吕小六是这里的常客，“友者自来”隔三差五就会响起吕小六的三轮车刹车的声音。吕小六顶着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将空空的三轮车骑到这个小院时，小院的主人有时会邀请他一起用早餐，有时用过早餐的主人会直接把吕小六领到书房里。吕小六的眼睛在宇文风的书柜前饱餐了一顿，接着毕恭毕敬地站在宇文风的面前，报出自己要借的书籍名称。宇文风一一地从书柜中取出，轻轻地弹了弹上面的灰尘，在一个笔记本上一本一本地作了登记，这才用旧报纸将书包好，说了六个字：“爱书、惜书、还书。”然后，庄重地把书递到了吕小六的手中。大凡向宇文风借过书的人都听到过“爱书、惜书、还书”六个字。吕小六也听到了，可吕小六有时就无法还回那些书。吕小六把借来的书放到自己的枕头下面，吕小六的小女儿总是把纸片扔得满屋飞；吕小

六也会把书放到运菜的三轮车上，一边卖菜一边读书，青菜叶子把书染得黄黄绿绿的。吕小六看着看着，就把还书的事儿忘记了，宇文风只能向再次借书的吕小六说“爱书、惜书、还书”。

二

于光华和米兰、苏一甩也是“友者自来”的常客。若不遇着冷天，他们师生几人总会在葡萄架下边拉话边看天边喝茶，这时候，英娘的脚步特别的细碎，不停地在凳子中间穿梭着，将茶水倒了又倒，并把花生、瓜子满满地堆在茶几上。

这天，苏一甩一进门就嚷嚷上了：“宇文老师，中国这个腐败啊，无处不在，就在你我的身边躲藏着，甩都甩不开。”说着，苏一甩从腋下抽出一条“中华”牌香烟，说：“宇文老师，这是我们组织部的人前几天下乡考察干部时，人家硬塞的，一人一条，不接人家给你急眼，好在我没接那个红包，当然人家也没给我，我只是组干科的一个科员；当然人家给我，我也会想法推掉的，不能让脏东西毁了咱一世的清白。这不，只把这条烟带来孝敬您老。”

宇文风对苏一甩摆摆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黄皮“许昌”，撕开，抽一根点上，嗞嗞啦啦地就抽上了。宇文风说，“人吃饭讲个胃口，抽烟也要讲胃口，烟虽一口气儿，我单单就好上了这一口气儿。”宇文风说着，将“许昌”烟的烟灰儿轻轻地弹在烟灰缸里。

苏一甩放下腋下的中华烟，拿起桌子上的“许昌”，也抽。苏一甩悠悠哉哉地吐着烟圈儿，乳白色的烟雾在他的头顶盘旋着。

“我这儿凳子都捂熟了，米兰和光华兄还不登场？我看米兰